

雨窗忆往

彭永红

雨落了一整夜,到天明时仍未停歇。调休的日子,本可拥被酣眠,那淅沥声响却总在耳畔盘旋,像絮絮地旧话,扰得人心神不宁。索性起身,走到窗前。

推开窗,雨气便涌了进来,凉沁沁的,带着水汽特有的清甜。远处的贤山峰峦被雾锁着,沉沉的,茫茫的,仿佛浸在一碗将凝未凝的米汤里。近处的楼宇也失了棱角,湿漉漉的轮廓模糊成一片温柔的影子,像宣纸上洇开的淡墨。雨丝斜斜地织着,织成一张无边无际的网,把天地罩得恍惚又迷离。

就那样站着,看雨,忽然觉出中年特有的那种惘然来。日子是安稳的,平稳得像一条笔直的河,一眼能望到入海的地方;却也正因为这安稳,少了些曲折处才能遇见的惊喜。想起《西游记》里的沙僧,他原是卷帘大将,终成了取经路上的挑夫,默默地,稳稳地,守着本分,不说散伙的话,也不争功。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这话大约是真的——人生的圆满,或许不在登高望远,而在守住脚下那一方寸土。

只是这样的领悟,总要经过些岁月才能懂得。少年时站在田埂上,眼里只有溪水里的鱼虾,从不会思虑前路远近;如今站在雨窗前,却总忍不住去望那雾锁的远山,揣测山那边是怎样一番光景。这大约便是中年的尴尬:既回不去少年时的无忧,又尚未修得老年时的通透,卡在中间,进退两难。

雨渐渐小了,雾气却更浓了些。望着那氤氲的水汽,忽然想起老家的渠来。

那是村外一条灌溉渠,小时候,全村连片的稻田都靠它养活。每到春耕,从上游开闸放水,清凌凌的河水才顺着渠道蜿蜒而来。放水的日子,是村里顶大的事,家家户户搬出软管,架起抽水机,嗡嗡的声响里,清水就汩汩地淌进一块块稻田。大人们弯腰忙活,我们这些孩子便成了田埂上的“野雀”,东奔西跑,一刻也不消停。

田埂边从生着野菜和野果,我最爱的是捡地梨子,放学专走田间小道,指尖蹭满黑泥也毫不在意,常常忘了回家的时辰。母亲总爱担心,拿了棍条追着我满村跑……可孩子的天性到底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挨了打,第二天照旧疯跑。

渠水涨起来的时候,胆大的孩子挽了裤脚下水摸鱼虾,玩累了便捏泥巴,捏成歪歪扭扭的小碗小动物,晒干了就是顶好的玩具。那时没有精致的塑料制品,一方水田,一捧泥土,一尾小鱼,就够我们消磨一整个盛夏的午后。记得有一回,母亲让我去喊哥哥回家吃饭,找了好些地方,最后在渠沟里寻着他正和玩伴玩水。我一下子也忘了自己是做什么来的,鞋袜一脱就下了水。后来母亲寻来,我和哥哥少不了一顿责罚,可当哥哥问我下次还玩不玩,我们俩还是不约而同地对笑一下,心领神会。

冬天又是另一番光景。村口池塘冻了厚厚的冰,屋檐垂着长长的冰凌,晶莹透亮,掰下来含在嘴里,凛冽的凉意从舌尖蹿遍全身,冻得脸颊通红,我们却笑得开怀——那便是儿时冬日里

最好的零食了。春水灌溉,夏夜捕虾,秋日守望稻浪,冬日戏冰玩雪,山水田野就是天然的游乐场,烟火气藏在抽水机的轰鸣、稻田的清香、邻里彼此招呼的乡音里。

如今的城市里,孩子们的抽屉摆满各式各样的塑胶玩具,电子游戏和补习班填满了童年,再没人踩进泥土里觅野果,也难体会把冰凌当冰棍的趣味。他们不认识水稻和小麦长在田里的模样。我常问自己:我们念念不忘的究竟是年少时光,还是那段时光里纯粹的生活?或许二者本就是一体的,总要长大之后才懂得,从前习以为常的日常,是怎样珍贵的礼物。

雨声不知何时停歇了。天边透出薄薄的光亮,山间的雾气缓缓消散,远山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窗台上的水珠还在往下滴,一滴,两滴……

当年一同在田埂奔跑的伙伴早已四散天涯,旧时的灌溉渠听说长满了杂草,浅了,淡了。只有记忆还固执地停在少年时,停在那些满身泥土的午后。原来童年珍贵地从不是玩乐本身,是亲近自然的自在,是邻里互助的温情,是四季烟火包裹着的质朴幸福。

贤山静默,淝河奔流。眼前的风景秀美宜居,却终究替代不了记忆里的乡土。但那些浸着泥土清香的旧事,隔着悠悠岁月,依旧鲜活温暖,像这雨后初晴的天光,温润地照在心上。

雾气散了,山便在那里,稳稳地,静静地,像沙僧挑着的担子,像父亲弯腰插秧的背影。

诗

品时空

老兵还在路上

温青

这些跋山涉水的老兵,肩扛旗帜
怀揣成长着的期待
一块版图融入魂魄
一双赤脚大幅迈开

那些奔波的人,已把双手伸来
远方的天际延伸到黎明之外

这些浪迹天涯的老兵
在出生地品尝露珠
冷却着一直沸腾的热血

他们还在路上
要走成大地的筋骨
沧海桑田里的铁

星河寄相思

——写给七夕节

邹晓峰

一道银河,如天堑般隔开你我,
岁岁年年,痴痴等候七夕相逢。
抬眼深情对望,
你眼底漾起了温柔似水的秋波。

星光零零散散,洒遍整片天际,
每一束微弱光芒,都是相思的印记。
犹记那日,两唇轻轻相依,
刹那间,我们一同坠入了滚烫的爱河。

晚风缠绵悱恻,明月静静附和,
尘世所有喧嚣都悄然褪去了颜色。
日复日,夜复夜,思念从未停歇,
绵长惦念揉碎了漫天细碎星河。

又是一年令人动容的七夕之夜,
我抛开世间所有纷扰与追求。
无需奔赴远方辽阔的山海,
只想牢牢留住眼前这温柔的时刻。

开启一场只属于我们的直播,
将心底满腔欢喜缓缓诉说。
让缱绻爱意肆意流淌,
再次漫过专属于你我的爱河。

重拾往日热烈浪漫的烟火,
填满往后每一段平凡的生活。
不惧银河带来的短暂分隔,
真心相伴,便不怕离别太多。

清风载着相思漫遍山河万里,
星光做证,这份眷恋岁岁不息。
今宵紧紧相守,深情不必言说,
让浪漫暖意融入咱俩这别样的生活。

公园随笔

杨世初

香樟丹桂倚园栽,日影浓荫相去来。
翁妪神怡临福地,心花随着笑谈开。

浮生

生岁月

去苏州看丈夫

张棋清

我做梦都没有想过去苏州旅游,但是却真真实实去啦,就在十二天之前,奔波一千多里,去苏州看丈夫。

我一个人容易迷糊,不太敢孤身去外地,所以带上了婆婆和六岁的女儿,还有堂姐。平常我节假日都需要值班的,这次因为同事的照顾,让我终于逮着空不顾刮风下雨就去了。由于是临时决定,我们已经买不到卧铺了,高铁又舍不得买,只好买了无座的夜晚的火车票。

临行前的夜晚,丈夫却给我泼了冷水,他说:“咱妈年纪大了,夜晚站十几个小时怎么受得了?要不,你们别来吧。”我据理力争,抱着侥幸心理说:“上车可以补票,说不定能补到卧铺,你过年因为工作忙没有回家,婆婆和孩子一直都非常想念你。”丈夫让步了,可能是没得到丈夫的全力支持,我十分焦虑。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有主见,独自揽下这么大的事,想起来都是后怕。

那趟火车比较便宜,一百元左右,从夜晚十点多上车到第二天早上九点多下车,卧铺十分紧俏,上车果然没有补到票。我实在扛不住一夜不睡觉,再加上椎间盘突出,若熬一夜肯定受不了,就直接躺在过道上睡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上午,终于到了苏州。女儿见到了爸爸,婆婆见到了儿子,我也见到了丈夫,感觉好幸福!丈夫虽然嘴上说不让去,但是真的全家老小一起去找他,他还是很开心。晚上听丈夫打着呼噜,看着女儿依偎在他身边睡着,我心里暖暖的。

丈夫住的地方太小,我们只能住在外边。婆婆说火车站附近的住宿贵,我们就在比较远的地方订了一个房间。

“到了苏州,我带你们逛逛吧。”丈夫说。

“好啊!”我们都很高兴。

我们首先去的是七里山塘街。一条长长的古街,五颜六色的花朵精致地绽放在店门口的角落里,小桥流水,木舟泛在河边,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还有古代衙门式的建筑,店家关门时用竖长条式的木板,从门的左边一块一块拼到右边。看到此情此景,仿佛穿越到了古代。我们还去了留园,我注意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她大概是跟女儿一起出来旅游的,打扮得非常优雅,看起来很美,宛若少女,我不自觉地欣赏她,还和她拍了一张合照。

留园的门特别小,里面却暗藏

乾坤,不仅有价值三亿元的冠云峰石头,还有景色秀美的园林,行人盛赞园内假山假水甲天下。

最后一站,我们去了东方之门,夜里九点多钟,趁着孩子熟睡赶去的。东方之门形似秋裤,坐电梯可以到达五十八层,可能是下雨和夜深缘故,高大的建筑给人很强的压迫感。我们走进五十三层的餐厅,并不舍得消费,只想站在高处,一睹金鸡湖的夜景。服务员正在打扫卫生,说已经打烊。我们透过落地窗户,拍下的是模糊的夜景,窗外一片漆黑朦胧,只泛着少量灯光,大部分还是像无尽的黑洞一样,感觉冰冷。

临走那天的早晨,我在滂沱大雨中与丈夫告别,他继续留在苏州挣钱。我们最后一顿饭吃的是粥,最便宜的也得十三元,婆婆和堂姐竟然舍不得出去喝粥,直接把买好的泡面吃了。

我想起了临别时丈夫说过的话:“我要攒钱,明年带你们出去旅游!”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我知道的是,从苏州回来后,我和婆婆眉心都舒展了许多,我们去见过他,还奢侈地旅游了一回,心里不再荒凉,悄悄开起了小花,足以抵挡岁月漫长。